



A Study on
Wystan Hugh Auden's Poetry

威斯斯坦·休·奥登 诗歌研究

■ 吴泽庆 / 著

A Study on
Wystan Hugh Auden's
Poetry



威斯斯坦·休·奥登
诗歌研究

■ 吴泽庆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斯坦·休·奥登诗歌研究 / 吴泽庆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

ISBN 978-7-5161-5043-6

I. ①威… II. ①吴… III. ①奥登， W. H. (1907—1973) —
诗歌研究 IV. ①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850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责任校对 郑球洋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59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自由探索类项目）《从分裂走向融合——W.H.奥登诗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112KYZY22）资助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奥登的多元思想	(18)
第一节 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	(19)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23)
第三节 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存在主义的影响	(27)
第四节 哈代对奥登的影响	(33)
第二章 分裂社会中人性的孤独	(37)
第一节 病态的现代社会	(38)
第二节 心理的失衡	(47)
第三节 爱的缺失	(57)
第四节 人性的孤独	(69)
第三章 动荡世界中自我的找寻	(80)
第一节 从弗洛伊德走向马克思主义	(80)
第二节 爱的渴望	(84)
第三节 自我的彷徨	(100)
第四节 危机中的变革	(106)
第四章 宗教世界中自我的整合	(117)
第一节 从马克思主义走向基督教存在主义	(118)
第二节 《新年书简》：秩序的渴望	(124)
第三节 《海与镜》：和解的徒然	(133)
第四节 《暂时》：信仰的焦虑	(147)
第五节 《焦虑时代》：焦虑的恒久	(162)
第五章 自然世界的和解统一	(183)

第一节 从宗教走向自然	(184)
第二节 与社会的和解	(190)
第三节 与自然的和解	(199)
第四节 与人性的和解	(208)
结语	(223)
主要参考文献	(228)
缩写	(242)
附录	(243)
后记	(249)

导 言

在西方现代诗人之中，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被认为是继叶芝和艾略特之后 20 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英国 20 世纪 30 年代“奥登一代”代表性作家，在英美诗坛地位显赫，受到学院派批评家的强烈推崇。奥登一生获得博林根诗歌奖、美国图书奖和美国文学勋章，曾任牛津大学诗歌教授。奥登一生作品颇多，诗风多变，其诗歌思想和诗风的多变性使奥登诗学在国内外一直成为研究的热点。自从《1930 诗集》（*Poems 1930*）面世以来，奥登一直表现出一个伟大诗人的天赋，奥登的个人魅力吸引着他那个时代牛津的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奥登是一个出众的诗人和“具有创造性的天才人物”。^①沃尔特·艾伦称奥登是“最有活力的在世诗人”，因为奥登展现出“把抽象的理论具象化的非凡天才”。^②萨维奇对奥登的早期诗歌的成就评价道，“一颗新星在英格兰的天空已经升起”。^③在诗艺方面和对时局的把握方面，奥登超过他的诗派中其他的任何一位诗人，成为“奥登一代”的领袖，被认为是成就巨大和最有潜质的诗人。

奥登诗歌吸收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存在主义等不同的思想，作品反映重大的社会现实，探讨人类的内心危机，具有激进的左倾政治观点，又带有保守的基督教神学色彩，诗人多变的诗风自然也引起了评论界对其迥异的评价。奥登有着“奥登一代”领袖的耀眼光环，同时，对他的批评之声也纷沓而至。利维斯质疑

① Stephen Spender, *World within Worl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51, p. 50.

② Walter Allen, “The Most Exciting Living Poet”, *The Listener*, April 17, 1952, p. 640.

③ D. S Savage, *The Personal Principle: Studies in Modern Poetry*, London: G. Routledge & Sons Ltd., 1944, p. 157.

奥登的严肃性，认为奥登的诗缺少“基本的成熟”。^①有的评论家则认为奥登的诗是“让人不能忘记的演讲”，他们甚至认为奥登创作中“开个玩笑”就可以成诗，奥登的诗歌缺少严肃性，在他们的眼中，奥登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诗人。在评论奥登的《暂时》（*For the Time Being*）时，莱恩哈德认为，“奥登的诗没有走上坡路，而是采用独特的诗体形式，甚至走向对诗歌的破坏”。^②奥登1939年移居美国无疑更加增长了评论界对他的敌意，批判之风更加强盛。对于《祈祷》（*Nones*），有评论家认为，这首诗没有任何证据体现了奥登诗歌转向好的方向，主要因为“诗人努力从艺术角度把生活写入诗行，这样的诗一定拒绝诗人离开本土”。^③40年代关于现代诗歌的大部分书籍只是笼统地提及奥登派，而没有把奥登作为一个重要的声音单独论述。到了40年代末，弗朗西斯·斯卡夫对奥登诗歌成就的评价尽管简短，但富有同情的语气。与以前的评论相比，斯卡夫的评价更加准确、更加客观。利维斯认为，奥登不够成熟，没有同情心，弗朗西斯·斯卡夫不赞同利维斯的观点，他认为，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奥登不仅是一个创新者，而且在诗歌的总体把握上更胜一筹，他对欧洲状况的感受也更为准确。^④到了50年代，奥登再次被年轻诗人奉为典范，50年代的英美诗人深受奥登的影响，尤其是他的技巧、意象的运用和韵律的形式。1951年，理查德·霍加特教授的里程碑之作面世，这部著作对奥登的诗歌作了详尽的考察，从艺术的角度论证了他的诗歌的成就和缺陷。^⑤从那以后，几乎在每一部现代诗的著作中，批评家都对诗人奥登的品评翔实而深刻。

近年来，奥登研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凸显了一片新的空间。在英美学界，奥登研究表现出多角度、全方位和富有深度的发展态势，相形之下，我们国内的奥登研究则尚在起步阶段，较多地关注他作品中的中国元素，而在整体性把握和深度、广度上奥登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

评论界习惯把奥登的创作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27—1932年），

① F. R. Leavis, *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0, p. 227.

② R. G. Lienhardt, “Auden’s Inverted Development”, *Scrutiny*, XIII, September 1945, p. 138.

③ R. Mayhead, “The Latest Auden”, *Scrutiny*, X VIII, June 1952, p. 315.

④ Francis Scrafe, *Auden*, Monaco: Lyrebird Press, 1945, p. 26.

⑤ Richard Hoggart, *Auden: An Introductory Essa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创作《诗集》(Poems)、《演说家》(The Orators) 和叙事诗《两面讨好》(Paid on Both Sides) 等。这个时期的作品内容广泛，材料来自冰岛萨迦、古英语、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及其他心理学家的理论，甚至是学生的幽默，作品繁杂。奥登认为诗如同精神分析，能起治疗作用。第二阶段(1933—1938年)，左翼文学创作阶段，创作诗集《看吧，陌生人》(Look, Stranger)，长诗《西班牙》(Spain)、《战地行》(Journery to a War) (与衣修伍德合作)，散文《冰岛来信》(Letters from Iceland)，诗剧(与衣修伍德合作)《皮下之狗》(The Dog Beneath the Skin)、《攀登F6》(The Ascent of F6)、《在边界上》(On the Frontier) 等。诗作反映重大的社会现实，作品具有鲜明的左翼政治观点。1937年后思想开始从左倾回到基督教。第三阶段(1939—1948年)，创作诗集《另一次》(Another Time)，长诗《新年书简》(The New Year Letter)、《暂时》(For the Time Being)、《焦虑时代》(The Age of Anxiety)、《海与镜》(The Sea and the Mirror)。他的思想从原先的激进左倾开始向右倾转变，皈依基督教。第四阶段(1948—1973年)，创作《阿喀琉斯之盾》(The Shield of Achilles)、《向克莱奥女神致敬》(Homage to Clio)、《关于房子》(About the House)、《谢谢你，雾》(Thank You, Fog) 以及文学评论著作《翻腾的洪水》(The Enchafed Flood)、《染匠之手》(The Dyer's Hand) 等。这阶段作者思想日趋保守，作品中的宗教色彩越来越重，对于社会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感到悲观失望。面对社会中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奥登逐渐走向退却与和解。

评论界对于奥登诗歌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态度迥异。有些人不满于奥登思想的多变，有些对奥登诗歌陶醉于思想评价不高。科恩把奥登的整个诗学的努力归结为一种反抗的诗歌，并且认为随着诗人反抗热情的结束，诗人的创作灵感也枯竭了。^①此外，卡尔·萨皮罗没有挖掘奥登诗的内部深层含义，只停留于诗本身的表面理解，认为奥登的诗是一种归纳，一种争论，缺少足够的情感力量。^②另外一些批评家认为奥登诗的语气过于嘲笑和讥讽，缺少高雅而严肃的风格。同样，奥登诗的风格、韵律和语

^① J. M. Cohen, *Poetry of this Age 1908—1958*, London: Hutchinson, 1960, pp. 202—209.

^② Karl Shapiro, *In Defence of Ignora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0, p. 126.

气带来的不均衡性也成为评论界对奥登忽视的原因。正如斯皮尔斯所说，“一个宗教诗人也是一个小丑，一个艺术品鉴赏家也是一个固执的说教者，一个讽刺家也是一个音乐家和抒情诗人，因此，这很自然会让评论家困惑和苦恼”。^①众说纷纭的观点表明批评家和读者都对奥登诗中的相互矛盾的因素深感困惑和苦恼。这些困惑和苦恼恰恰体现了奥登诗歌中那种隐藏的严肃性，对生活进行认真思考的严肃性。

尽管评论界对奥登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英美学界对奥登的研究角度多样，而且已经十分深入，总体来说，奥登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传记、影响、诗人定位研究，艺术特征研究，诗歌轨迹研究，以及伦理与宗教思想研究。

一 传记、影响、诗人定位研究

传记研究是奥登研究的基础，三部主要传记特点各异。查尔斯·奥斯本的《威·休·奥登：诗人的一生》（1979）以其漫谈式的语言讲述世界如何看待奥登，品评奥登作为诗人的多面性。汉弗莱·卡彭特的《威·休·奥登》（1981）则反映了奥登感性的冲动和智性的思考，从超越道德的婚恋生活到坚信传统的婚姻观念，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到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从童年信仰基督，到青年走向无神论，崇尚马克思主义，而后又皈依基督上帝，卡彭特对奥登思想的梳理可谓清晰透彻、论述深入。诺曼·佩奇的《奥登和衣修伍德的柏林岁月》（1998）一书明显不同于传统意义的传记，其素材来源于一些文章、小说和诗歌，以柏林城变迁为叙述视角，对奥登生活进行了全景式的概括。

影响研究的著作则是从作者或奥登的角度切入。A. L. 劳斯的《诗人奥登：个人的回忆录》（1987）以一种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对奥登诗歌进行了解读，探讨离英赴美对奥登创作的影响。斯蒂芬·伯恩的《兰德尔·贾雷尔论奥登》（2005）探讨诗人眼中的诗人。雷切尔·韦兹特恩的《影响之魂》（2007）在分析哈代、克尔凯郭尔等人对奥登的影响时，突出了奥登对前人既接受又批判的复杂心态。不同于其他几部专著，艾丹·威斯利的《奥登时代：战后诗歌和美国场景》（2011）强调奥登诗学对詹姆

^① Karl Shapiro, *In Defence of Ignora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0, p. IX.

斯·梅里尔和约翰·阿什贝利等后世诗人的影响。

诗人定位研究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奥登是奥登派代表作家”的观点在三部关于奥登政治诗学的著作中得到确认。一是把奥登派诗歌放在20世纪30年代的背景下进行整体思考的詹姆斯·约瑟夫的博士论文《诗人与政治》(1967)；二是侧重奥登一代作品中的战争因素，分析其内疚、嫉妒、急于关注公共事件的复杂心态的塞缪尔·海因斯的《奥登一代：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文学和政治》(1967)；三是认同奥登派诗歌是对20世纪30年代社会反抗的B. K. 巴塔哈雅的《奥登和其他的牛津诗人》(1989)。其次，“奥登是一个严肃的诗人”的观点也得到评论界的普遍认同。约瑟夫·沃伦·比奇在《奥登经典的形成》(1957)中认为，奥登的严肃性表现在奥登对权势政治的批判上，J. G. 布莱尔的《奥登的诗歌艺术》(1965)则认为，严肃性表现在奥登诗歌的反浪漫特点，诗人调侃的面孔背后隐藏着严肃的内容，弗雷德里克·比尔在《社会诗人奥登》中(1973)认为，严肃特征则是奥登诗歌对“社会”、“信仰”的关注。安东尼·赫奇的《隐藏的法条》(1993)体现了奥登诗歌的二元性：表面上，诗歌内容天真；实际上，诗歌是对原有东西的颠覆，反映了奥登诗歌的严肃内涵。约翰·布莱尔的《奥登的诗歌艺术》(1965)在探讨诗歌艺术的过程中，认为奥登是一位伟大的反浪漫主义诗人。

二 艺术特征研究

艺术特征研究主要分为（后）现代特征、语言学和诗歌的语境研究三个方面。首先，雷纳·埃米格的《威·休·奥登走向后现代的诗学》(2000)认为奥登诗歌远离叶芝、艾略特和庞德的现代主义，展现了后现代诗歌特征。马迪亚·科尔伯恩在博士论文《奥登、阿什贝利和梅里尔的诗歌权威的矛盾性》(2004)中认为，三位诗人既从传统诗学中获取力量，又吸收后现代诗学特征，是反浪漫主义的。奥登诗歌想象的有限性和奥登对权威缺失的后现代理论的接受是该书的研究重点。凯利·苏茨本的博士论文《现代主义的具体化》(2008)展示了奥登诗歌颠覆自然科学和人类主体性等现代主义特征。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奥登的诗歌不再遵从诗歌的自由体等传统标准，抛弃了旧的诗歌范式，力图创造自己的新诗学。早期奥登通过抽象的意象解构能指，在分析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中探讨

主体的权威性，后期的奥登是一个漂移的音符，他一直在身份丧失与认同、英国追随者的推崇与谴责、自我的离散与对话中寻找真实的自我。其次，R. H. 布瓦耶在博士论文《盎格鲁英语以及中古期英语在奥登诗歌中的影响》（1969）中探讨了奥登诗歌语言的特点。C. A. 汉密尔顿在博士论文《奥登诗歌中的精神、身体和比喻》（2001）中借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分析奥登诗歌中空间喻体，探索奥登思想和诗歌喻体的关系。B. J. 克利夫兰的《奥登和斯本德诗歌中的颂歌》（1971）和 R. 斯特劳斯的《奥登诗歌中的抒情》（1999）探讨了奥登诗歌中抒情体诗歌，梳理了抒情体经希腊、品达、拉丁和贺拉斯等阶段的发展过程。O. 唐纳德的《奥登的对话体诗歌》（1975）阐述了奥登对话体诗歌的特点。最后，奥登诗歌的语境方面的研究著作主要有三部，彼得·弗乔的《奥登诗歌的语境》（2002）探讨奥登诗歌的“美国性”和“奥地利性”；斯坦·史密斯的《W. H. 奥登》（2004）在关注奥登的外部生活环境将奥登作品分门别类；迈克尔·墨菲的《放逐中的诗篇》展示奥登后期诗歌的背后作者的复杂心态：美国是放逐之地，还是公正之所？诗人在一个世界里徘徊彷徨。

三 诗歌轨迹研究

与艺术特征研究相关联但又有不同侧重的是诗歌轨迹研究。很多奥登批评家把奥登诗歌分为英国奥登和美国奥登，认为英国奥登是“预言的、热情的和激进的”，而美国奥登是“公民的、思考的和温和的”。尽管奥登本人认为这样的划分荒谬可笑，但是两个奥登的说法被普遍接受。诗歌轨迹总体研究的著作有四部。门罗·斯皮尔斯的《奥登的诗歌：荒岛》（1963）认为奥登诗歌的“幻想”、“诊断”、“宗教”不同阶段都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拷问与探索，该书真实再现了奥登诗歌的成长轨迹。贾斯廷·瑞普洛格尔的《奥登的诗歌》（1969）论述欧美各种思潮在奥登诗歌演变中的影响和作用。F. 杜茨恩的《戴头盔的飞行员》（1972）探讨奥登诗歌中的心理学、哲学和文化等因素。爱德华·卡伦的《奥登：智性的狂欢》（1983）试图寻求奥登的早期诗歌和晚期诗歌的关联问题。其次，批评家认为英国奥登是20世纪30年代的代表性诗人。弗朗西斯·斯卡夫的《奥登及以后》（1942）关注奥登诗歌中的政治意识。杰拉尔德·纳尔逊的《变化的信念》（1969）和门德尔松的《早期的奥登》（1983）

对早期奥登进行了较为准确的定位。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奥登 40 年代创作的长诗及晚期作品才得以关注。乔治 · W. 鲍克的《后期奥登》(1970) 认为，奥登的后期诗歌创作延续了其多样化的特点，奥登“轻佻的”作品背后存在复杂的哲学宗教结构。卢西 · 麦克迪尔米德的《奥登为诗歌辩护》(1990) 认为奥登的后期诗歌走向“异端”、“原罪”和“恩典”等宗教神学。值得一提的是，爱德华 · 门德尔松的《后期奥登》(1999) 认为奥登诗歌就是奥登本人的生活寓言，是对奥登生活中的事件的编码，奥登诗歌的创作过程常常对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和他阅读的书籍做出回应。门德尔松对奥登的解读无疑揭示了他后期作品的重要性。改变了某些评论家对奥登后期作品的看法的另一部专著是 R. V. 阿兰那的《奥登的诗歌：神话、理论、实践》(2009)，该书阐明奥登多变的思想造就了他最后的三部诗集。两位著名的美国批评家兰德尔 · 贾雷尔和约瑟夫 · 沃伦 · 比奇对奥登的诗歌作了出色的、详尽的评论，引起了人们对奥登作品的强烈兴趣。兰德尔 · 贾雷尔通过追溯奥登诗歌中的观点和修辞的变化轨迹分析诗人的思想发展。他指出奥登对修辞手法的过多依靠导致一种机械的、“带有明显的某种意志”的风格，^①进而表明这种有意的、可控性的风格是“推理的，理想主义的，感伤的智性”的结果。^②同时，他也探讨了诗人不同的阶段对孤立和焦虑问题的思考，并指出奥登意识形态的改变仅仅是“强化其相关的各种态度的理性化”。^③在《奥登经典的形成》中，比奇探讨了奥登对早期诗作重新修改的意识形态和艺术层面上的原因。最近，门罗 · 斯皮尔斯^④对奥登的各个阶段的诗的研究十分全面，富有启发性，他认为奥登的诗具有智性感、教育功能、审美快感，十分独特。斯皮尔斯和理查德 · 霍加特一样，以一种同情的姿态对奥登的诗进行了全面的评述。

^① Randall Jarrell, “Changes of Attitude and Rhetoric in Auden’s Poetry”, *Southern Review*, VII, Autumn 1941, p. 345.

^② Ibid., p. 348.

^③ Jarrell, Randall. “From Freud to Paul: The Stages of Auden’s Ideology”, *Partisan Review*, VII, Fall 1945, p. 456.

^④ Monroe K Spears, *The Poetry of W. H. Aud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四 伦理与宗教思想研究

奥登的诗学思想研究主要体现在伦理道德和宗教思想上。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奥登研究涉及婚恋问题。多萝西·J. 法南的《爱情中的奥登》（1984）叙述了切斯特·卡尔曼是奥登的同性恋人、朋友、合作者和终生伴侣，他和奥登保持着一种热情、互相容忍的婚恋关系。玛莎·布莱恩特的《20世纪30年代的奥登与纪录片》（1997）探讨奥登在工作中所流露出的同性恋倾向。理查德·R. 博左思的《奥登的知识游戏》（2001）认为奥登的作品展现了一个同性恋者的自我寻求的过程，以及在公共自我和个体自我、个人和政治之间的徘徊不定。P. K. 格威亚兹达的《詹姆斯·梅里尔和奥登》（2007）分析了奥登诗歌中的同性恋因素以及对梅里尔的影响。但总体来看，评论界并没有把奥登完全定位为“同性恋”诗人。宗教信仰是奥登诗学思想研究的另一个焦点。赫伯特·格林伯格的《对必要的追求》（1968）认为，奥登的基督性更趋向于雷恩霍德·尼布尔的观点，主张以伦理道德及基督教戒条来对抗社会问题，而不是瑟伦·阿比·克尔凯郭尔所坚持的在寻找宗教的真理时个人如何做决定和信仰选择。纳尔逊·杰拉尔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奥登的长诗上，体现了奥登诗歌的发展，从世俗人文主义明显转移到宗教人文主义。^①约翰·库埃斯彻的博士论文《奥登晚期诗歌中的艺术与宗教》（1984）探讨了奥登艺术观念和精神观念之间的冲突产生的焦虑感，寻找现代世界中人的生存的条件。苏珊娜·Y. 戈特利布的《悲伤之城》（2003）解释了奥登的焦虑话语，认为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造成个体思想的消亡，个人话语的缺失，“焦虑”体现出“救赎的脆弱性”。兰德尔·贾雷尔的《奥登思想的发展阶段》认为，关于忧虑、内疚和孤独的复杂心态构成了奥登思想的永久内核。亚瑟·基尔希的《奥登和基督教》（2005）是目前对奥登作品中的基督元素概括最全面的著作，该书的最大贡献是厘清了奥古斯丁对奥登诗歌的影响，确立了基督教在奥登诗歌研究中的

^① Gerald Nelson, *Changes of Heart: A Study of the Poetry of W. H. Aude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重要地位，改变了奥登后期诗歌因皈依基督教而导致质量下降的观点。有些评论家则认为，随着宗教和存在主义主题退出奥登诗歌的显著位置，奥登开始赞美生活的幸福。早在 1983 年，门德尔松的《早期的奥登》就涉及奥登作品试图构造敌对的双方走向和解的美好愿望，论证了奥登是机警、活跃的观察者和分析家，也是一个探讨人性本质的智性的思考者。赫伯特·格林伯格^①对奥登诗中的思想作了详尽而完整的研究，他从人的分裂意识的角度研究诗的思想，虽然这部著作对奥登诗的研究很有价值，但是作者有意地集中在思想上，在诗的艺术技巧上重视不够。贾斯廷·瑞普洛格尔^②的著作则翔实而透彻地研究奥登诗中思想类型、人物角色类型，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部有价值的专著。

不同于国外的奥登研究，中国的奥登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 30—40 年代“九叶诗人”对于奥登的译介和研究；80—90 年代对于奥登作品译介再次掀起热潮；以及 21 世纪初的奥登多元角度的研究。在研究的重心方面，中国的奥登研究主要集中在奥登作品的中间的两个时期以及奥登的作品对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1943 年《大公报》第 77 期的文艺副刊刊登了潘际、洞节二人翻译的《现代世界的文学》首次提及诗人奥登。之后，《诗创造》刊登了李旦译的《史彭德论奥登与“30 年代”诗人》，详细介绍了包括奥登在内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现代派诗人；《中国新诗》刊登卞之琳翻译奥登的《战时在中国》中的五首诗。此外，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奥登和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之间的影响，例如，袁可嘉在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上发表的《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诗的戏剧化》，在《诗创造》上发表的《新诗戏剧化》。虽然奥登在 20 世纪 40 年代已经成为当时的诗人们效仿和研究的对象，但是奥登的译介和研究还十分有限。进入 80 年代，奥登诗歌的中文译文逐渐增多。1985 年诗人穆旦译的《英国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中翻译了奥登的五十五首诗，标

^① Herbert Greenberg, *Quest For the Necessary: W. H. Auden and the Dilemma of Divided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② Justin Replogle, *Auden's Poetry*,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志奥登的译介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评论文章也日渐增多，如：赵文书的《奥登与九叶诗人》^① 和《W. H. 奥登与中国的抗日战争》。^② 王佐良撰写的《穆旦：由来与归宿》^③ 以及《谈穆旦的诗》^④，蒋洪新的《奥顿和衣修伍德的中国之行》^⑤ 和丁祖馨的《W. H. 奥登——30年代的左翼大诗人》。^⑥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奥登研究发展迅猛。2004年第5期的《世界文学》刊载的诗人北塔译著的《奥登诗八首》最有代表性。奥登研究在深度和广度的增强也表现在以奥登为研究对象的近二十几篇硕士论文的出现。研究中心更多地注重奥登具体作品的写作技巧和主题，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加注重具体作品的个案研究。总体上看，21世纪初的奥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影响研究、对比研究、诗人及诗派方面的研究、诗人思想的研究、诗歌本体研究、奥登诗风转变研究、文体学视角研究、心理学视角研究等。

国内奥登的影响研究主要体现在奥登对中国现代诗歌、对诗人群体九叶诗派和某些个体诗人的影响。黄瑛不仅谈到“中国现代主义诗人与奥登的共同的生命体验和追求诗歌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使他们产生思想上的碰撞”，^⑦而且从“诗歌观念、技艺和诗歌理论三个方面的借鉴、融合与创造来探讨奥登在中国现代诗歌的现代化道路中所做出的贡献”。^⑧ 赵文书探讨了奥登对“现代的科学化和工业化语言”的应用、“俯瞰式视角”营造意象和奥登早期诗歌中轻松幽默风格等方面的影响。^⑨ 邵朝杨谈到杜运燮借鉴了奥登表现时代主题的诗歌技巧和语言特色。^⑩ 李晓璐分析了杜运燮的轻松诗是

① 赵文书：《奥登与九叶诗人》，《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② 赵文书：《W. H. 奥登与中国的抗日战争》，《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

③ 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 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⑤ 蒋洪新：《奥顿和衣修伍德的中国之行》，《外国文学动态》1994年第1期。

⑥ 丁祖馨：《W. H. 奥登——30年代的左翼大诗人》，《英语知识》1993年第6期。

⑦ 黄瑛：《碰撞、交织、融合——中国现代主义诗人与奥登的历史渊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⑧ 黄瑛：《中西诗艺的融会与贯通——论“奥登”风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

⑨ 赵文书：《奥登与九叶诗人》，《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⑩ 邵朝杨：《论奥登与杜运燮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10期。

对以奥登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的继承和尝试。^①王青概括了奥登对穆旦影响的三个方面：“借鉴奥登的诗歌中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相统一的诗歌观念；追求现代汉语书面语；采用智性化抒情，在艺术与现实间求得平衡。”^②此外，探讨奥登对穆旦诗歌创作的影响的研究还有龙晓滢的硕士论文《天空的高度》（云南大学，2008）等。徐立钱的博士论文《穆旦与英国现代主义诗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6）指出，奥登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介入时代的左倾立场与新诗现代化的艺术追求。

奥登和其他诗人的对比研究也有所涉及，如张敬品和石广清分析了叶芝和奥登诗歌的主题、写作素材、表达方法等方面的差别，认为“叶芝倾向于逃离现实，而奥登置身于现实之中”。^③傅浩把奥登的《美术馆》（*Musee des Beaux Arts*）和新西兰诗人阿利斯泰尔·特·阿里奇·坎贝尔直接针对奥登的《美术馆》所作的讽刺诗《给奥登先生的备忘录》进行了对比阅读。^④

诗人及诗派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萧莎的《奥登百年》和宁晓佳的硕士论文《奥登的自我流放之探析》（中南大学，2007）。《奥登百年》谈及批评家们对奥登的评价褒贬不一，奥登诗歌形成“奥登式风格”，开创“奥登一代”，但同时也受到埃兹拉·庞德、菲利普·拉金等诗人的批判，奥登的民族属性和社会责任感是探讨的主要课题。^⑤《奥登的自我流放之探析》采用传统的传记批评方法，剖析了奥登自我流放的必然性和流放的影响。曹航介绍了诗人奥登，奥登派产生的背景、主要成员及这一流派的诗歌特征，^⑥并对诗人奥登的诗歌作了阶段分解，梳理了诗歌的变化过程。另外，黄瑛梳理了奥登在中国的活动及译介传播，探讨奥登对中国诗人的影响。^⑦诗人思想的研究主要涉及奥登的宗教信仰。宁晓

^① 李晓璐：《论杜运燮20世纪40年代的轻松诗》，《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② 王青：《诗人的自觉与独立——兼谈艾略特、奥登对穆旦诗歌的影响》，《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③ 张敬品、石广清：《来自叶芝和奥登迥异的诗性声音》，《外国语文》2010年第8期。

^④ 傅浩：《苦难的位置》，《外国文学》2003年第6期。

^⑤ 萧莎：《奥登百年》，《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⑥ 曹航：《威·休·奥登与奥登派》，《英语自学》2007年第3期。

^⑦ 黄瑛：《W. H. 奥登在中国》，《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